泰西新史攬要

德國

第一節　普魯士國一千八百十五年前情形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十六

英國　馬懇西　原本
李提摩太　譯
上海　蔡爾康芝紱　述稿

德意志國（初名普魯士亦曰日耳曼）

法皇拿破侖補拿破脫之擾亂歐洲也日耳曼列邦中之普魯士國勢散而力孱未嘗以武功顯一千八百六年（嘉慶十一年）法兵攻飭拿又攻則五二四普普境之精華所聚者也普王遣將兩禦之而師徒撓敗幾不能軍（詳見第二卷）於是拿破侖視普爲藩屬者七更寒暑一千八百十四年（嘉慶十九年）普王發憤爲雄選士厲兵不遑旰夕而積弱已久驟難吐氣捞屆是年會在德意地方與法兵決勝負普兵雖多於法兵依然一敗塗地及至滑鐵廬大戰之際普亦興師追隨英將惠靈吞公之後則法兵先已敗北普兵不過隨波逐浪相與滅跡掃塵而已（普國雖無赫赫

之名而業與歐洲列國同退法兵則列國應得受大勝後之利普國自無不均濱洲拿坡崙盛時法國削取普國之地幾及其半普民之數遂亦衰達而削其半至是則全數歸還於普普土且列國大會與法和議都城商訂和約之際受普遜於常格又以鄰近瑞典國之補梅蘭芽全省並尚因河畔之地歸劃而隸於普又因薩克生國王偏欲避衆而助拿坡崙列國遂瓜分薩克生之地其近普者即交於普及至和局大定普已有地十萬方里（按此以英地計英地一方里合華地十方里又五有奇華地一百萬方里矣）有民人十兆丁口

〇歐洲大亂時日耳曼諸國困苦顛連無可告語其民既深畏法國幾於八公山上草木皆兵而又恐在上者之威權太重小民日受束縛不能振拔故皆有求改制度之心普國大臣洞燭民隱謂若執意不從其請斷不能得其死力況正在艱難之中尤應上下同心庶幾稍張國勢

因不憚苦口力勸其民先謀恢復獨立學堂逐法人異日得享昇平之福必當開誠布公與吾民一新其制度普王又於調兵遣將之十旬內明許其民複舉官之權至一千八百十五年（嘉慶二十年）五月二十五日日耳曼列邦大會之際於酌改制度一事雖未明入載籍而已心心相印日耳曼全部之人皆憬然知諸王諸侯已讓我輩以舉官之權矣（距二十年後西歷一千八百四十年間普國王與士下議院諸員會議將行一議日□□□□□日一千八百十二年□□□□起而求舉官之權矣普□羣士□口□不□□諸民之起不過□□逐法人何嘗有□舉官之權之□議□□之心大不□可見一千八百十三年之亂不但欲逐出法人更欲求國家□□□民舍□官之權也）

第二節 國家不安

日耳曼之民雖皆求整頓制度而其實有難於歐洲列國者拿坡侖未經肆擾之先日耳曼人罕推奧國之君為日耳曼之皇帝日耳曼列邦之主譬如古之諸侯一秉天王之法令拿坡侖既立法制則改前國河畔之日耳曼列邦為一族而視為法之藩服拿坡侖敗後日耳曼列邦

先已繇法而脫奧皇之羈絆今又脫法國之羈軛遂乃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棋布星羅彼此不相統屬然又恐遭外人之蠶食也一千八百十五年嘉慶二十年歐洲列國大會於奧京維也納之時日耳曼三十七國王侯咸來赴會離各大國之公議仍奉奧君為盟主此三十七國者合其有民人三十兆丁口養兵三十萬名在各大國之意以為日耳曼合衆國之局勢既定已不失字小之仁矣既而日耳曼諸王侯復會於翻署其所商者計有兩大端一曰防外患一曰靖內亂〇歐洲大亂既定日耳曼民請其君俯踐前約頒制度許民擇衆官之議而讀書之士子謀利之賈人亦皆以是為言爰有二小國一曰漢諾飛一曰烏登柏不得不曲從民志惟普奧二大國朝廷聲勢鼎盛知民之不敢拂上意也故力持由民公舉之說若排俗中人有敢倡言無忌者即日封閉其門不

許伊報一千八百十七年（嘉慶二十二年）又有人衡論普王整頓制度言外有責其食言而肥之意某大臣震怒判其牘尾曰汝等求王之人即犯疑王之罪而日耳曼列邦之國會亦不願其民擅舉官之權且更重訂新盟中禁各小國毋得妄改制度於是日耳曼仍舊以勢力壓民不能有所濟請〇一千八百十八十九二十等年（嘉慶二十三四五年）西班耳國（譯中國官書稱爲日斯巴尼亞）與意大利國所屬之拿坡[illegible]國皆已更制易度煥然一新日耳曼諸侯王見他國之民羣起要求深恐其民欲步後塵心皆惴惴普王則特降嚴旨云風聞國中恒有辨言亂政之人煽民之心皆爲其所鼓動又敢私立會黨但求自主而不畏國權是亂民也於是日耳曼之國會又相與重訂嚴律以遏其萌且約束報館毋復縱恣若然有助民之片語刊入新聞紙者由官立刻封禁其助民心切敢於違例者[illegible]禁

第三節 日耳曼列邦人皆欲自主

押其主爺或驅逐其館主又嚴禁其民毋許無端聚會評議朝政此律旣行民猶難緘然不讀而道路以目相戒不敢妄語一千八百十九年嘉慶二十四年奧國宰相設逕泥公爵語於人曰今日耳曼之民已小安矣日耳曼列邦公會中人惟知恪守成法然其鄰近之法蘭西已任其民有舉官之權日耳曼民人心終不甘凡偶見法國新章之便民益民者皆歆羨讚嘆曰我國執政之人庶幾效法國之所爲而加恩於我輩乎乃遲之又久終不能得則又怨懟之氣形於詞色惟日耳曼之執國政者全不知其咎在上之不能順民心非民之不能承上意也反責民之無良妄思干預於是上下交相猜列邦遂皆不相安一千八百三十年道光十年法民大起逐布爾奔王族日耳曼民聞變欲求自主之心又共謀國家制我以權非服我以理徒以列國額設弁兵三十萬員名有事則

彼此相助不民血肉之軀豈能為敵是以不敢作亂不圖列邦之公會見法民敢逐其君改為民主深恐其民之效尤也更分外設重法以鈐制之凡有議論國事之私會一一加以嚴禁凡民雖未立私會而聞其偶語中涉及國事但有分毫不服之意立即捕送法司憑法懲治列邦又另立一約凡不服國家之犯案發在逃無論逃至何邦皆應解送本邦治罪彼此皆不得租庇又各自禁止邦內報館毋得妄譏朝政違者亦科以應得之罪日耳曼列邦之百工有已立會者從北裴把山至瑞士手藝人設立公所之類亦有未立會者至是又禁止百工會中人毋得藉故他往以肆煽惑諸法既立是不特不能下體民心而更益以苛暴也遂有痛闢舊說者以哀求國家思得我為更改新制為詞日耳曼列邦舉夜設兵彈壓民不敢違亦不敢言然其心則皆已定矣今特無機會可乘耳一旦有機猝

逕必共揭竿而起○日耳曼人久受國家束縛馳驟之苦國家雖不能滌其自主之心然誘道自己執法如山民皆安心忍受不敢違逆是以上下之間雖難和洽然少譸張況普國舊制男女成丁以後必令當兵三年其在營時軍令森嚴自然戰戰慄慄及離伍歸農畏服軍令之心已成習慣移而畏如嚴之官法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迭論其然第一途則令日耳曼全部之人幾無有不識之無者惟日耳曼可謂之獨本屬寥寥無幾故所識者皆不甚多新聞紙亦絕無而僅有故外事亦不甚

明年來發濟民人之辦法當時全未振興國家大小政令下民概不與聞亦並無下民應受之名分上之視下如長老之視嬰孩凡事不與商議不令操心惟以上命為重務使恪遵功令若有謂民亦可以為主者則曰此未有知識之乳臭小兒也國家應辦之事自宜獨斷獨行豈可

任其妄發未議哉（論是時也日耳曼一切之事純以壓抑爲尊崇之說出其默許之有擅聽其不能妄作雖知道理不許明言然則論者亦何嘗哉）○歐洲諸國於教會之事大半任民意之所欲即准其隨便奉行而不敢申禁令頒條教矣獨日耳曼列邦則仍欲執風化之權使民一體遵守普魯士國素本通行耶穌教而一教又分二門一曰路德門以路德之訓爲重一曰嘉爾門以嘉爾之訓爲正路德之訓曰耶穌常居於人心與嘉爾迥不相同嘉爾之訓則曰人事皆由天定路德門中人又指爲偏見於是分門別戶執理互歧即辨論蜂起一千八百十七年（嘉慶二十二年）普王降旨云彼等之教本屬同出一宗乃語拘於小節致辭起於末流是亦不可以已乎乃強令路德嘉爾二門中人同在一堂禮拜又親自臨堂欲和解二門以歸一致且勸之曰凡事總以和爲貴況教化之事乎於是二門人皆遵王命願罷爭端（此二門中一謂人事由天所定一論耶穌常居於人心）

普王之意非强令改之也惟謂普民若辨從何門卽從何門而已且各門皆不乏聰明之士亦聽王之所命實至公而至明故旣退而亦無異議然自有此舉普國之敎化亦必聽命於王與國政之使民遵守者無區別矣

一千八百十五年嘉慶二十年日耳曼列邦大會之際但論交涉諸事而不暇旁及通商故彼此商人運貨往來各邦徵收進出口之貨稅殊爲軒輊竟有違背公道者又因通商一律之章程旣未互相而訂卽亦不能互相詰責通計列邦共在蘭因河畔設立關津二十七處各收各稅紛擾不可言喩且商民不知定制無所適從常有指爲隱匿或科以罰鍰等事猝啟爭端當此之時假使有一國出訂立稅則使歸一律於日耳曼商務必能大有裨益日耳曼全部最大之國首推奧地利阿其次莫如普魯士普之國勢日臻於强至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五年普與奧戰

而勞費之處必預慮防瓣當勝已歷四十年矣此四十年中與之爭不
負恒不肯讓普一千八百三十三年（道光十三年）普王命各國設關徵收貨
稅各不相同普能仗義執言使之歸於一律此普執日耳曼牛耳之總
抄後關也然外與國於局外而與日耳曼列邦聯訂一律徵稅之約約
中大旨略言凡日耳曼合邦除與國外彼此土貨各任商人轉運全免
納稅其自外國入口之貨則科以通行之稅各邦皆不得關卡私重凡
此應徵之稅由官彙總徵收然後核日耳曼列邦之戶口按其成數均
勻分給其戶口冊則以三年為一限按限重行查造如其告有增稅
收自應增付倘有減少即行核減各國無不皆首當其互訂約章之際
各邦皆平等相待無所謂盟主亦無所謂附庸而其權之所在則又
有一焉一曰報英國一千八百十五年（嘉慶二十年）所定賠補軍務之仇一

曰欲民自知製造諸貨以杜英商運貨進口之弋利此議既定歷十年之久日耳曼所徵通商貨稅增於前者一倍

第五節 日耳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情形

日耳曼求新班各官吏久欲聯各王侯爲一體遇事則和衷協力共求一安善之法彼此皆遵照辦理不但通商一端改爲合辦稅務已也千一八百五十九年法蘭西與義大利失和日耳曼恐法人亦來攻擊遂思合列邦爲一大國以禦法國之侵凌當時日耳曼列邦之戶口已增至四千兆若使合而爲一亦可於歐羅巴洲諸大國中分一位置但羣小邦中各有王侯其先非一本之親其後有屬殊之別東爭西競北忌南猜故雖同處一方終不克聯爲一體於此而欲圖自強之策竊覺難乎其難日耳曼達識之士常言我等列邦若不更改制度固屬無以自強而若不合零星小邦以爲大國則際此強鄰偪處何以自存即何以相禦此議一出衆多樂從之故合衆小而爲一大之心浸淫滋潤

日耳曼諸侯○總而言之當時日耳曼列邦中不但其君之有門戶之見
異說甚昔皆思混一全部甚至閭里小民偶然談論亦皆有此心惟
奧普二國先自紛爭盟主之權繼小邦無所適從自懷觀望若不早爲
取法以定規日耳曼雖欲稱雄其可得乎○如但以普魯士國而論
普王之心實與普民之心背道而馳先不能合而爲一普民皆謂與我
鄰近之諸國人既各握舉官之權我儕血氣心知豈有差別何以我王
偏不許舉賢以達民隱而普王則曰王位由天所命天既命我爲王我
祗尊聽天命豈能兼聽民言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道光二十七年普王相聚士
參於公議時闡明其理云普國列代之王本皆順承天命奄有大位非
民間選而立之也天既命之爲王王自當爲萬事之主宰豈能任彼下
民妄參末議徒以普王格外施恩寬待黎庶不似他國之君徒逞一已

之私欲閔恤民艱耳是時舉士麥巳著聲望而其持論如此普之風氣大可見矣然上下既無同心之雅措置庶政茲惟艱哉○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日耳曼全部中一小國之王聞法都巴黎大亂之耗深恐巳國之民從風而靡或亦釀逐君大禍遂首先下教順順民心以襄郅治既而撒克生王烏森柏王皆自整頓其制度俾小民亦擅微權又有巴哇利亞國之民先因不服其王亂勢洶湧而歸怨於其執政大臣羅拉蒙退絲及聞法民要索之端巴哇利亞民不特要王逐去羅拉蒙退絲且求王許行二事一曰立報館一曰立議院報館則代陳民隱議院則任民公舉賢才議論政事之得失此外各小國之諸侯亦共竭力更改制度即日耳曼列邦之國會向之恃權勢以治民者此時亦不得不刪其太嚴之法令○普王威廉第四即位於一千八百四十年道光二十年

王見此兄日耳曼民各擴自主之心故於國會畧寬禁令之後數日即思乘此機會以期無拂乎民情爰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下敎述明今所整頓各事逐條宣示且許日後尙有革故鼎新之政又於新制度頒發而後凱劃列國必須合而爲一以禦外侮其致各國公文中雖未明言應請何國爲盟主而列國皆已知其有雄長之心矣○普王之於民也任其呼籲願所久不肯有俯允之議今忽科條森列明言願順民情使人莫測其意向故新制之發言雖甚善民不但不感且反疑其別有深意非出誠心蓋英王繼多利亞之謝爾斯普爾之王子爲其夫名曰雅白太子既婚後即依照英例繼多利亞爲英之女主雅白太子不得干預朝政而凡有益於民之事無不言言無不盡故英君主自然樂從且雅白太子與英人接談之際有深相投契之書記官爾司到爲國之指行師計劃爲謀深遠尤所欽佩之人名士得有所知輒語於太子韓告英君主即日施行英國大治師可謂馬國有功焉及是致書雅白太子曰普王於此時六州之衆竟成一大錯正之大病在於不肯讓民而至時悔已失機緣已過始議點爲退讓然而事已至此反不如不讓之爲愈也 三月十八日

距頒行新制之期僅一日耳普都柏靈之民忽焉不服王權羣起滋事築壘於街市以爲負固甚至王宮之外亦鬨取雜器築成高壘殺人放火之事更時有所聞兵部即發虎符藉兵力以靖民亂民與兵大戰於市中者半日普王蹙然憂之十九日不得不更易軍機處大臣重議俯順民情之制度於是重復下教其寬待百姓之處較前日之教尤爲切當○普王既下從民望許以更易制度俾民得受其益而轉移卻甚捷速是年四月間遂令普民不論大家小戶皆擅舉官之權民會中人之蒞議教言者無不欣喜過望然王雖務外從民所欲而民與國家仍不相安議院中諸新議員往往舍大事而拘小節一日王下教院中內有余蒙天恩一語議員力請於王務須刪除其意蓋欲使王知國事非主於王而主於民也凡普王昔日所命之諸大吏議院又欲盡黜之似此

舉動於大臺無關繫徒令王憤懣填膺而已民間則又因普王與議
院小事之故深恐一旦竊作亂共停罷貿易貿易既罷百工皆賦
閒居百工既無居而無事即不能獲取蠅頭以充口腹若輩不能安貧
鋌發大亂然民會中所舉議員仍先互爭小節貽誤大事在所不顧也
○普王以民會之設謬也心甚恨之謂不幾深情摩貌無非欲加惡於
民而民反因反視之也不特此也普王亦甚欲為日耳曼列邦之盟主適
值公推之際不料列邦仍推戴奧皇心殊怏怏日耳曼列邦大會時貫大臣存廢會議今歲推舉注
會議公推奧侯暫一不能因思民氣易驕今若由予促發禍亂必更蜂起遂決意示
以殺例先由軍機處頒行諭帖云普國舊日之例今不能全改矣普
民方欲有言但見相繼都城之六街三市間皆已安置重兵遂不敢逞
其時總統兵事者為臨格勒將軍帶律森暨威行山岳至是年冬十一

月又因民會過於繁冗之故嚴飭散值民會之領袖正危坐聞遣衆兵逐其坐位從議院舁出置之於街坊民亦仍無可如何也一千八百四十九年（道光二十九年）五月間又頒行刑改新制度之律律文中言舊者多裁新者少民至二十四足歲雖皆可以舉官然須分爲三等按其納賦之低昂以定舉官之多寡從此昔之舊家納賦多而權漸重其貧民納賦少而權遂微（至今雖已改爲傳意忠而舉官之法仍略此律）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道光二十七年）二月間普議院中忽出一名世之英曰畢士麥年前三十有五耳論其狀貌驚偉雄杰已爲世所不經見之人其祖若父亦皆之大族家有金錢祗猶習於商從未舉士麥而漸有中落之勢赫赫其少年聰慧溢於行輩歷覽幾於鑽究不拔衆以紈袴子目之從未知其有經文緯武才也年逾而立忽焉折節讀書且慨然

以國事爲己任及見普民染歐洲各國之習氣銳意求新則不免變形於色恒語其所親曰君王之位惟天所賜此理亙古不易人奈何妄擬定理哉又見普王不得已而欲順民情心更不悅每值議論國事之際激烈慷慨力助普王以保大權且竭其平生之力堅言拒之甚摯豈知思總王奈何而欲讓之英銳之氣借於詞前而其聰明之氣又溢於言表故爲時未久凡重覩王權之大小各臣僚已公推畢士麥爲領袖矣然畢士麥之心豈真欲王權之遜壓哉曾見普國當時之制度不甚妥洽又謂須臾忘懈頓哉特以普民易動而難靜國權稍損尊嚴民亂必滋反覆況普欲聚日耳曼諸王侯而盡更其體統尤必須先使普王獨掌其紀綱故同一尊王也較之叔令承敝隤然不振者實不止上下牀之別○普王知畢士麥大有才識且能力保王權也深器之遂日耳曼

列邦大會於蒯覆，即命畢士麥赴會，爲代普王宣布扰烟旋。又命往俄京，充出使大臣，名位漸隆，聲譽漸顯。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豐十一年）斐迭烈威廉王謝世，王弟威廉第一即位，益任用畢士麥，禮日以尊。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同治元年）又使往法都巴黎，辦商務。畢士麥日記中有曰：余初見各新聞紙摹繪法皇小像，爪如鄭重而老於廉頗，因其橫加譏誚。今親見法皇，始知新聞紙之謬妄。至於法后，天生麗質，優態萬方，余所及見之美人，罕能得其髣髴。且於余辭見之頃，溫情厚貌，令人生感云云，可謂推崇之至矣。曾不知甫閱數年，即與之一矢相加遺也。噫！○畢士麥尚在巴黎，普王威廉第一特降黃麻，宣入綸扉，命爲宰相。夫畢士麥之相普，實有難焉者，其所命意而欲見諸施行之事，議院中諸議員大半與之相左（泰西通例，當國之大臣必與議院大半同心，始克安於其位，否則辭退而解相印者比比矣），幾能相安而

費廉王一德一心王雖未能深知其作用而欽佩之意形於詞色且欲俾畢士麥者不獨王一人已也兵部尚書分瓏普之名臣也總統兵馬大將軍毛奇歐洲名將之冠也亦甚推崇畢士麥畢士麥更自具深識遠見凡普魯士棘手之處日耳曼列邦憂心之處無不了然於胸次因而思傾覆須知此其要也我道大行與普魯士一國固不待煩言即安日耳曼列邦亦易如反掌彼小民之阻撓議員之梗拒曾何足慮又豈肯以區區之物議遂廢其安內攘外之壯心哉〇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同治元年普王廢員第一以藉口張國威必自整飭我行始而度支之歲入有常稱非多取於民豈有餘資以供軍旅乃再議加賦下議院計阻之王遂側席而坐束手無策餘其心之惡議員者積而愈深矣是年畢士麥入相即以全力助王抗以相府檄諭下議院云國帑不能不治

民間即不能不捐其私財濟此公費汝等既不欲民之輸貲以治國國家即不欲汝之妄議以誤民今汝等可各暫回里占家食之吉檄到如律令又核定嚴章凡各報館敢有妄言以亂衆心者論如律普王於是得行其志然前後四年中普國求新班諸官吏以新宰相之爲政恃勢力而違制度也然衆謗讟俱集矢於畢士麥之一身繼見宰相與他國交際諸大事其識見之超卓迥出於擬議言思之外無不驚而畏之鄰肘者亦少及至與奧國構釁之際命將出師屢功迭奏議院諸員於國家加徵賦稅之舉猶有不踴躍遵從以助成畢士麥之大志者畢士麥即亦不必顧違制度以折議員之氣矣惟畢士麥當時非不自知矯枉之過正也故於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同治七年）牒請下議院查覈相府歷年籌款各事有益於普國否也議員二百三十人聯名覆稱相國之政

實於普國大有裨益故議道犯制度實不敢爲祖國咎其退有後言者不過七十五議員耳而普國已由是大興畢士麥治國之法亦創按部就班漸趨定制而普王仍執治國大權惟上所賜之成見既非由民間之所聚則不當有民議之妄參其辭政府中不乏名流執是說者亦十人而七八乃畢士麥之見解更高出於王及諸大臣即建議云王言固當然欲成上下同心之美不若任由百姓之舉議員既而王與政府諸大臣皆從之普國之內治更安於磐石矣

第七節 普奧交涉

普之防周艱難在於奧地利阿一國奧執日耳曼列邦之牛耳垂數百年其待普也鄙之如不足齒數之小國故普之切齒腐心於奧也亦垂百十年及至是將普之疆宇水陸攻逆首尾銜接其大臣多聰明才智之旅其小民又累葳承平而無事故國勢日見其興奧之疆宇零星而

孤露還省猝有民變雜爾納都城發兵往勦路途遼闊所致不對其大臣雖不皆庸闇亦不甚英明故國勢日見其衰然猶貪雄長日耳曼全部之虛名是不啻自速敗亡之禍也普於是駭然欲度[illegible][illegible]前并不屑爲御主齊盟之故事苟與奧略有違言即使事屬細微亦復函牘交馳斷斷然不少假借奧皇漸不能堪又恐普之得占上游也故雖實有自知背理之處亦偏不肯稍屈日積月累和之一字竟等諸太空之浮雲而普相畢士麥早與俄羅斯法蘭西二國訂立私約謂萬一普與奧有兵革之禍俄與法皆如楚漢鉅鹿之戰諸侯皆從壁上觀畢相又知意大利一國受奧國之壓壓亦已多歷年所奧若敗於普意亦必不助乎奧故決計與奧爲難無所顧忌矣○當普與奧之猶未失和也畢士麥先力勸奧國不若與普同戮力同心共禦外侮一千八百六十四年

同治三年普奧遂連兵以伐丹墨國丹墨雖防秋有策而一小豈能敵兩大鬆癡私肥省先被失守火司天省相繼淪陷與普之師始能但鬆癡私肥火司天二省皆與普壤地相接罷兵而後畢士麥按驗與圖謂宜悉隸於普國奧長卻越國鄙遠之難固不敢據以爲己有然不甘普之坐大故欲使二受之地自爲一小國而立飛特里公爲小王飛特里者擅世襲公爵之榮而與奧皇相交好者也立以爲王必能遵奧之制度以治二省是不啻奧之附庸也畢士麥執不可相持一載至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同治四年兩國重行會議乃以火司天省歸於奧鬆癡私肥省歸於普外觀雖似公平而以皆不能從其意願之故即皆不能得其歡心甫閱數月彼此又終瑣瑣互相責備剌剌不休間或涉及分地之語更悻悻然見於其面洞識時局者皆謂普之與奧難免於戰爭矣一千八百六

十六年、同治五年普之軍事、皆已犂然各當、畢相甚喜、因與王議曰、奧恃其昔日之雄、不肯爲我下、然紛爭不決、豈有了局之時、臣意若有機會可乘、必當一鼓作氣、力屏奧於日耳曼之外、遂合日耳曼列邦爲一大國、而推普國爲之長、庶幾長治久安之道也、是時奧皇已使其大臣與兵部尙書等共籌制普之道、普大將軍毛奇、則日在軍中討士卒而申儆之、大有氣吞全奧之勢矣○日耳曼全部中、有數小邦尙甘心奉奧以爲盟主、其餘皆發[illegible]戰事、躍躍欲試、然奧與普尙懍懍於兵凶戰危之戒、未戰以前、亦曾彼此設法議以玉帛弭干戈、然終不能平、即議移莫決、是年六月十七日、奧皇宣諭曰、普魯士祇知有已、不顧人之肥瘠、貪饜太背天和、朕欲合日耳曼全部諸友邦以殺其勢、是月二十二日、普王之猶子非特麗指揮私公、舉師趨波哱彌小國境外、聲言本爵此來、

第八節 紀鎖

蓋以防法好還詐不遵和約之奧國無與他人事從此兩國猜忌俱深而戰事成矣

普國既制於奧又屈於法上溯備受凌虐之際至此而始克揚眉吐氣與奧與人亦戰蓋相距垂六十年矣不知此六十年中兒消隱繫歐洲全局之大事雖以先覺先知之聖亦復百思而不能到也昔人尼姑喇族得賚賜名　考實人子也在普從磨銅師習學製鎖一千八百六年嘉慶十一年　得賚賜年十九歲於配鑰打鎖諸務最有心得遂辭其師而遠適異國冀以手藝求口實行至節拿地方正值法兵來攻節拿普師敗績之後但見屍積如山血流成泊皆普魯士之將士也得賚賜傷心慘目不禁淚落如綆縻倘於道旁拾得一給端詳審視又不覺喟然曰此歐洲鉄器之首也我國之人持此以敵拿坡崙部下訓練有素挾持利器

之兵是何異以卵敵石乎我既以製鎖為業若舍鎖而製鎗不過一轉移間耳異日藝製一鎗較法兵所執之鎗更益精利則昔之勝法抑又何難之有哉遂即贏縢履蹻登程向巴黎而去夫國之盛衰繫於君王及其執政之大臣固也故地球之大知人論世之家鮮有外是而他求者乃不謂普盛法衰之樞紐竟繫於區區一銅工也噫天下之奇孰有奇於此者哉○得賚賜既抵法境直入巴黎訪知有瑞士國人包狸向以製造洋鎗為業嘗為法都法皇甚加寵異遂入其廠求供使令包狸許之甫閱數月包狸愛得賚賜之聰敏即倚以為臂助且語之曰法皇今命我在廠創造新式鎗枝可於鎗之後膛納入藥彈此鎗若成誠軍中之利器而舊鎗盡成廢物矣得賚賜怦然心動即日夜籌思後膛鎗之法而秘不以告人包狸亦竭盡心力以製新鎗於是拿拔崙予包狸

以槍術又厚賜以鉅金俾之既富且貴於製造新鎗以外無旁騖之心思○當是時也法國之雄風爲古今所罕有拿破崙既秉抱奇才假使此後膛鎗者剋日鑄造告成則又佐之以利器於是爲歐羅巴全洲之主猶反手之易耳而不知包狸歐中已有人焉決計必成此鎗而又若戒剛之使不遽成及至一旦屢成鎗拿破崙已埋骨於荒島之莽土堆中不克一逞其志而反爲後之人以憾遺恭霸之戕也天下事之難以逆料又如此○包狸遂奉法皇之命以鑄後膛鎗而試用之固殊不靈便亦姑俟之異日及當拿破崙就擒之歲別有巧匠創鑄鎗械之銅帽一備其燃具火猝發不必如向之鳴銃者必待火繩以取火火遲以引火始克乘彈而放矣得此則知之先取鑄就之銅帽者當力求以使更靈而更捷至後膛納入藥彈之鎗其廠主包狸雖未能得心應手而得獎

暇則恆於工罷休沐之暇銳意研求、然猶自一千八百三十五年（道光十五）年經始創錢以來、歷二十年之久、始克蒙擬無錯旋即獻諸普廷及經普國之擲於軍旅者逐加考驗、衆口一詞皆謂大適於用普廷立撥鉅金發交得貸以俾之別創鐵鋪大廠專督名工匠多鑄後膛鎗旋錫名曰鐵爵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同治三年）普與奧連兵以伐丹麥普軍中已有能用此鎗者銜鋒陷陣精敏銳於他鎗之上普王大喜劻封得賚賜以世襲之爵并命增募良工作造新鎗技則足普國全軍之用是時他國亦窺悉普之鑄新鎗也然未知其底捷無匹故但視爲數見不鮮之事及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五年）普與奧之衅既啟普軍中皆用後膛鎗既精且强遂勝於奧軍之鈍器與人雖愕何以堪之、

非特此也指揮私公之奉命玉波將爺也部下有精兵三營旋授軍務畧

謂奧兵若來抗非即以全力搏之奧兵若已敗潰即以全師追之至沙賭窪而止以待後命及戰奧兵雖一身是膽猛進不止但忽遇普之新銳與砲未及普營普軍已殲奧陣蓋新槍之力遠於奧槍也奧槍更不及新槍之迅與猛遂無計可施非舍命狂奔即束手待斃耳開戰之始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奧有一營兵慘取新路幾致死無噍類全軍大震非特麗指將私公率師猛進斷無不攻無不克七月初三日眾已晨直抵沙賭窪距始戰纔七日是日又與沙賭窪與戊辛戰奮其前鋒亦以千百計非特麗指將私公正在督戰間與之機既大至與營又深得地勢普之砲力所不能及而奧砲已連環轟發普軍三千人奮力盤戰歷三四點鐘（辰二時許西人記時以點鐘計亦猶記日之云爾也）兵大敗總點軍籍其眾受傷者僅三百四人是十成中已被殺其九

似此挫折旁觀者皆恐普不能再過奧營矣不料奧之右軍忽有鎗彈飛入槃時間鎗聲霹靂彈影星飛奧兵折股斷脰死傷枕藉奧將大駭謂飛將軍從天而下也不知普世子正率普兵第二隊在後策應忽聞前軍礮響即怒馬當先眾軍亦馬步齊發馳至沙背衝過奧營之右奧兵方將奏凱歌初不料援軍之速至猛見普兵一律穿藍色號衣加一幅腰縧天平空壓下其手中既各挾新鎗又佐以新式大礮直向奧壁之疏鬆處紛紛亂打奧兵雖衆驚疑交集而氣不稍衰飛請中左兩軍同來抵禦究之卒若久疎生不能敵嶄新之猛士肉薄血飛者一點鐘普軍手鳴鎗礮足踏塵沙痛殺不休即前驅不止但見屍骸亂叠中流血汪洋幾有溝澮皆盈之勢奧軍不能支遂大潰是役也奧兵或死或傷統計折五三萬二千人普軍則少九千人誠惡戰哉○奧既受此大

挫爲不能再與普人七月初五日奧皇願割介於意大利東北之哥附天一省地交法皇拿破崙而轉交意大利國統屬旋又遣使行成於普至八月初五日和約已定普王親臨議院諭於諸議員云感謝天神恩佑一戰功成此後合日耳曼全部而爲一國當不虞再有被擾之意見於詞色矣歐洲近年和戰之局固不致如古昔之曠日持久也然似此大役乃自始戰以迄罷戰不過一禮拜自失和以至議和不過七禮拜四十九日則雖疾風掃籜摧枯拉朽亦不足以喩其神速矣〇議訂和約之際普所要求於奧者奧皇不敢不許普第中權倚軍火等費無一不取償於奧爲數以千萬計昔年奧助普國割取丹國之兩省地一省分歸於奧者今則盡歸於普藍耐夫一省地則許法皇以交於意國奧已苦不可言矣況又允合日耳曼爲一國以歸於普奧斷不甘背盟

之內、而斷不敢再有阻撓、奧國歷年盟主之業、一旦淪喪、不更辯不可言哉、昔在日耳曼全部、既痛惡歷代削擠之國之氣、遂舉一曰漢諾威、一曰黑色、一曰惱掃、一曰劃稜、凡四地盡入於巳

法皇第三拿破崙居恆誇於人曰、朕若不欲窮兵黷武、即可使歐洲全境永無烽煙之警、蓋法國歷年以來、皆自謂歐洲安危之大局、全繫於其掌握也、今見普國之勢、忽焉蓬蓬勃勃、心大不懌、且新興之大國與法僅隔一萊因河、覩其情形、斷不肯再居法下、心又大不安、乃先爲普試之計、法政府以皇命致書普相畢士麥曰、貴國與奧國交戰時、朕先許貴國不加阻止、今果大獲全勝、不勝欣賀、朕意貴國與我國毗連之地、如某某者、（此皆指普之某地而言）盡交我國管轄、則大妙矣、畢相國即日備牘答法皇曰、貴意吾悉、然日耳曼之地、即微而至於一寸、亦斷不予人也、又

使人告於法國派駐普都柏靈之公使云貴國首老再語及索地之事恐大亂之禍即懸於眉睫間矣法皇既接此士來報書又得使普大臣覆奏羞憤不可言喩然不敢再道一詞聞其事者皆哂法皇之躁妄於先而畏葸於後也而又共知普魯士之意必欲合日耳曼為一國者不但窺與國而顯為敵且將凌法國而陰為伺也惟法皇已忍氣吞聲於普自難遽為無端開戰之舉況日耳曼北境諸邦雖皆願自合於普南境諸邦尚有不盡同心者若但恃通北諸侯王之力以與法戰恐未能操必勝之勢故亦姑虛與委蛇俟南北諸邦盡合於普則無虞法人之蹶矣於是普國先竭自為謀竭力講求聯合日耳曼而徐圖法蘭西○迨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普與法戰法人大敗（事詳第十五卷第十節第二十節）日耳曼全部諸邦無不願合於普魯士於是普魯士改國號曰德意志而與普魯

士王爲德意志皇國溯累代以來法人自恃其勢虐待普人今幸天假之機盡雪前恥始歎向之日耳曼之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者誠自弱之道也故既合而遂成歐洲一强國各强國亦知德意志於歐洲中擅實已自强不息斷不敢再懷藐視之想且明於時局之諸名流尤深喜之謂日耳曼全部人本非好戰之種類今既爲政於歐中歐洲可永慶昇平不若法蘭西爲政時好大喜功各國皆惴惴焉不知旦夕間忽有變局否

第十一節　勢力

普國欲合日耳曼全部而爲一國之心五十年如一日運籌帷幄不知幾費經營今始克償素願然有心人從旁默計知其非比等閒也糜財如流水之不可紀極一也明於治國之諸豪傑專其心於整軍經武二也夫兵者不得已而用之非可認爲上策也譬諸耕稼所布種於大田

者今已成熟謂宜轉收穫之法蓋藏之計也而惜也感其第一皇與畢士麥宰相不肯該民亦勞止迄可小休之許專心致志於戎行者數十年迨乎功成名就仍未許鑄劍戟爲農器也民既助上以同仇敵愾宜卽加恩施惠於其民乃恐權仗勢之心猝難滌盪甚至三公百僚亦皆自然而然與君相之心如出一轍是以治國之法恆束縛其民而馳驟之不能任其有優游自在之樂日耳曼民何不幸至此也蓋意德國成立第一皇與畢士麥相國在世一日以權勢治民之心卽亦在世一日他日者若使破奥勝法合全部爲一國功業炳於宇宙之諸英流俯撫謝世日耳曼人庶幾各有生趣又使繼前人而治德之大臣銷兵氣以爲日月之光日耳曼人庶幾可免自前之拘束而凡事益見振興矣

背得士本國之民數共男女二十八兆名口有奇其餘日耳曼諸小國

不過十八兆名口有奇及合而為德意志共有男女四十七兆名口德國亦有上下兩議院上議院諸大臣大半皆德皇所命下議院諸議員則為民間所舉舉官之民分為三等雖在上之意不必崎輕而崎重然既按其納賦之多寡以定舉官之數目則富家納賦既多官權自重富家納賦既寡官權即微乎其微且德民偶時有託人代舉議員者欲求痛癢相關其可得乎德之定例下議院員各給以俸每日約可得英金一鎊（以英金而計每年約可得華銀一千四百餘兩）不准辭謝此亦談時事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第十三節 教化學校

普人之奉耶穌教者不足三分之二奉天主教者適足三分之一其餘則奉雜教不必瑣述耶穌天主二門分司教化其公費皆由國帑開支耶穌教分往各省之主教均由省延簡派使之專掌教化之事天主教

之禮甫則由該教者公舉而國家亦得操進退之權○德皇之於學校尤重視之定例民間幼孩已屆讀書之歲必令入塾從師違則逮其父母而予以懲罰故通計常年入幼學塾（按即如中國蒙師之類）讀書者共有稚男弱女四百八十萬名口約古普魯士全境生齒六分之一（按日耳曼全部不在其內）每一禮拜城市中孩織學費英金三辨尼（約合中國制錢六十餘文）鄉間孩織一辨尼（約合制錢二十文）如街不敷兼准地方官量視民力派令捐輸德廷則特派一大臣總司學校之事

一兩節

普人之為男子者扣足年二十歲即須入伍充作額兵三年期滿始許歸農然萬一與他國有失和之事凡自二十三歲至三十二歲之男子仍應聽候調遣並令從征境外不許退避蓋所謂預備戰兵也○依此九年期過又若有兵革之禍則自三十三歲至五十歲之男子應充預備

守兵敵師入境則拒之不必入他國之境矣此例定於一千八百十四年嘉慶十九年歐洲他國之兵制今亦大半效之至於日耳曼今已合而為一故並無普將士之專兵而有德意志之兼兵每有兵事日耳曼各國皆出兵普王則以德意志皇帝之權而統轄之承平之際通計德意志兼日耳曼之額兵共四十九萬二千名失和之際可以荷戈出外之戰兵共一百五十萬名第中法令最嚴最善偶有徵發不論遠近大約二禮拜內十四日均可齊集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與法交戰普人曉羅嚴乃未及二禮拜之限何國之師均已畢集於期會之地故普王立此善例之後以迄於今生齒雖僅有四千七百萬名口而當大禍猝起之時竟可發熟練之兵三百萬名而國中仍有守禦重兵足以防外兵之侵軼

德國稱貸於人之款輕於他國。今借款以充築造鐵路經費不計之外，備給欠英金三千萬鎊耳。約合華銀一百二十兆兩國庫每年入款共英金三千二百萬鎊。已足敷用。此三千二百萬鎊者大半收諸國家自有之公地及樹林鐵路礦產鐵政局等。若民間所納之田賦不過英金一千萬鎊耳。惟普魯士人又須捐資以助日耳曼合衆之德國。是以爲公積德皇之左藏。飾私此其大半自徵收關稅中來。納稅者亦惟普人爲最多。假如德國遇入不敷出之歲。日耳曼列邦宜如各省之奉京師。按其民數而加徵之至普民之所捐於德國者。每年約英金一百五十萬鎊。○普國地中都含礦氣。故國中常年有四十萬人。或充開礦之丁。或爲鎔化礦子之匠。計每年所採之煤可重英權五千八百萬噸。每噸合華權一千六百八十斤約占英國三分之一。此外又可採鐵錫鉛銅等類。○國中之民半藉力耕以餬口

但普國之中多畸零戶小民有地以為世業者十人中不過二人又非能連阡累陌也均而計之其有田業之一百萬人雖名為田戶大約每人不過英畝三畝〔合華田十八畝〕以下而已○德與他國通商合用耳曼列邦為一國而普稱士不另區分其發運雜貨之至英國銷售者如麻如羊毛如木植如玻璃如小孩玩物之類不計其數每年幾值英金二十五萬鎊此外又有糖及火酒亦由德國運入英口銷售於英民其由英運入德國口岸者煤也〔木小一作〕鐵也布也洋絨也細葛布也綢緞也魚也熟皮也化學所需之諸異品也考他國與英國通商類皆用英貨者少而售諸英者多惟德國與英國通商則以德貨運英易英金者少英貨運德易德金者多總之從英國運進德境之貨每年值二千三百餘萬鎊德國出口貨則每年不足二千二百萬鎊○普國共有鐵路四萬五

千里以擧權計其中三分之一若非國家之業即係國家所管觀其局所設[illegible]日金國所有鐵路必盡歸於德廷而後已也美國有新聞紙者一門新聞紙上一只發行於一日尼把私營一日米說俄國核其人口但有二兆而鐵路已很進探三萬里實占普國三分之二○德民不甚喜作尺牘每年[illegible]所發不過七百兆封不若英吉利本國人口但占德人三分之二而每年發書多至一千一百兆封蓋德人之作尺牘與法人相似法人比德人少七分之一每年寄六百兆封亦少七分之一乃惟德人最喜閱新聞紙郵政局每年帶寄之報與英國不甚懸殊若德人之發信則較法人為多然擬之英人亦僅得其半耳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十七

英國 馬懇西 元本 李提摩太 譯　　上海蔡爾康芝紱述稿

奧地利阿國 亦名奧斯馬加

第一節 奧國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前後情形

論歐洲之大勢當西歷一千七百九十三年 乾隆五十三年 至一千八百三十五年 道光十五年 凡前後四十餘年間實爲中流振舵之樞紐而奧地利阿國皇翻西適介乎其間翻西皇本以愛民爲心恆欲使其民人度化國舒長之日然其所以安輯斯民者與民心殊不相同翻西皇之言曰百姓豈能干治國之權亦豈可妄議朝章致肇下凌上之禍故能恪遵皇命以盡民之恩分者斯屬良民真民偏於國中國勢自安於磐石其生平持議大率類此其時奧國亦已有報館皇雖不之禁而凡外邦訪事人郵寄新聞至奧特派監察御史嚴密搜查不留隻字蓋緣英法民人

屢有變遷朝政之舉若輿國報館錄入新聞紙則輿民將備知外事而其氣舉皆然不靖也皇又使其親信之人遍地偵探採訪若有欲效他國而縱言及於求新者朝啟著夕就逮矣輿民莫敢言道路以目皇之意務使人之識見皆囿於一隅而蔚然為渾厚之良民即使渾厚太過降而為拙笨之愚民亦所不厭若任其練達世故一變而為精明強幹之新民則輿國將自此多事矣其宰相役透泥公爵才略本屬超羣而縱翻西皇有一德一心之契亦謂小民若皆知教化必將逞其私臆妄亂百出國之不安將由於此其為治也則處以譎詐秉權藉勢無所不用其極說者謂自古至今不乏以權勢馭民之國然要未有甚於輿之此時者輿民男女三十七兆名口天所賦畀之性命不敢曰此吾之所固有也祖若父所傳之財產不敢曰此吾之所應得也輿廷治國之法

即有未洽通國無敢道一字貶　一詞是則與皇幾不以人類視民矣與民皆有血氣即皆有心知習見　皇之識解卑鄙性情剛愎豈有不變而思慮者特念皇之心地實從愛　民起見其他一切政事亦多裨益乎閭閻且又念我儕小民前實與皇　同受法皇拿坡崙補拿破脫積年狂欺奇虐之毒慘今皇已垂垂老矣　我儕雖心多怨望何忍使其衰朽殘年憂患餘生再膺束手待斃之苦　楚然一旦山陵崩新君繼其位恐必有不能再忍者○一千八百三十五年（道光十五年）奧西皇薨新君飛蝶南即位值萬事更新之會奧之四鄰各大國大半已更易制度民人皆得操議政之權而奧國則仍不念民爲邦本之訓不許其民議論國政奧民難忍之心蓄而愈深且奧之前　皇翻西雖嚴外邦新聞紙入國之禁然外邦之新法奧民已無不周知遂皆欲國家分予民權任民亦稍得自

由以其成裨益身家之事惟以輿廷素不許蓬蓽中人昌言時政之得失無奈私相結納以致萬有一當日積月累各府州縣無不有私會之黨延而輿廷悍然不顧之心如故也憑仗勢力壓民私議之法如故也政之有大弊者依然不知改革民之有大益者依然不肯舉行徒以傲狠因循四字致常保其大位至於國庫所入亦無起色歷年入不敷出國門之外俄主直可雁行而立於是通國人心驚動不信其皇帝不信其官長禍機之起直可旦暮俟之矣○夫輿廷之舊制固遠遜於歐洲列國之新猷矣而尤有一大弊相沿而不知改則亡國之徵也輿民雖同隸一國而實分兩族其一爲日耳曼同族之人其一爲俄羅斯同族之人輿廷以日親而俄疏故恒絀俄而袒日俄羅斯族類欲有希冀於國不論其應得與否往往百無一從不若日耳曼族類尚有邀恩蒙惠

之一曰於是俄羅斯族類之是拉非人是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之名也亦曰樸加利人[illegible]以[illegible]得名亦曰馬加人皆謂同[illegible]族既外觀乎我我何妨自爲一國況古者恒加利人國自治其國自予其民今畫分之誠易耳何必寄與之籬下哉與國於是大不相安然上之人若能改絃易轍亟思有以安之想與民非決欲作亂者比也而惜也飛蝶爾與其大臣治國治民仍僅有二法也一曰傲很則恃威權以鎮壓也一曰因循則泥成法以束縛也長治久安其可得乎法皇督憲斐禮熟視民之疾苦久不思設法以救之法民不能忍羅起逐之與民聞其風聲躍躍欲試皆謂吾國皇之不知救民更甚於法皇法皇今已被逐共偕之機會至矣與廷聞之頗有慄慄危懼之意誠恐與民謬欲法民亦感暴主而不知與京中人亂謀益亟自覺晤哉不可失必宜與法民遙遙相應以救與民於水火之中與相設透泥時已晉

封王爵英吉富貴榮顯勢赫濯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奥民猝然大起奔至王相府第與之鬬立即遣兵驅逐奥民不免有受傷及被殺者奥皇知不可易視暫去其歷代恃强獨理之心而更易重機遣大臣下詔許民議訂章程以救苦難又許各報館極陳時政之弊獻治國救民之良策不復有所拘束一面傳集上下議院人員使之共議國政凡前犯誹謗國家之罪而予以禁錮者咸赦除之民所求改之新制度一一許之又從奥民之請許其各擇舉官之權不復有所區別似此諸事曲從亦可謂不遺餘力矣豈料奥民不信其皇之心仍固結而不自解皆謂更改太速是誘我而散民之心也異日必別有權勢以行其壓由舊章之禁志故亂勢仍不少衰飛蝶南皇知其辭不可遏深恐禍及其身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潛從維也

納都城微服而出臨去時語其所親曰今我民已受人迷執而不悟矣誠不忍遽以權勢是以降志潛蹤倘民翻然知悔則仍可享太平無事之福矣○飛蝶南皇遜位後國會中上下各官於數禮拜之中畢集於也納都城大抵國家能先立一大國會則雖時勢阽危往往無不了之局與民見國會大集皆以為從前所受之苦可一掃而空之矣故欣喜之情見於詞色惟奧皇既不在都城若有不能徑行直遂之事則將何以處之於是奧京之民公請奧皇返旆奧皇飛蝶南既歸默念奧民必已自知往日之咎從此安分守己不再妄生枝節矣其實雖也納民求新之心曾不稍渝又閱數禮拜見皇卒無改革之意遂於八月十二日大亂遽起忽隱忽現幾於不可捉摸至十月初四日奧皇之武臣被亂民擒掠一空與大臣賴兇兒已享高年竟不得免於殺身之禍初七日

飛蝶南崖又潜避出都維也納事一切由民爲政○與亂至此實已猝難底定其外省如倫巴提如蘧耐天比鄰於意大利國者同時揭竿而起地中海璣島中有薩釘泥鴉島王又與民黨相聯絡意大利國人則深喜與民之叛其君上恒加利人則曰今我輩已爲自主之國不受奧之籠絡矣此外又有波哼翁及雪爾維二省中雜居與俄同族之是拉非人總名亦反奧皇而應恒加利人是拉非之同部落以地得名維也納則民自爲政甚至奧皇不敢託足總之內外上下人等但有疑心而無傾心但要再受其皇及其大臣之鈐制而絕無畏敬之心但求設法以自救其疾苦與歐洲西半各國之民無異而更無顧忌之心○奧地利阿本頻年備經大難之國雖弱而卒不能滅故是時雖亂黨紛起僅歷數月之久又復玆節制平民間不見烽煙之影其戡定波哼翁雪爾維兩省之是拉非

人者芬尚夏王爵也二鼓而擒薩銜泥鴉島王者蠟臺思起兵至蠟臺思起又移師以平鄰於意大利之斐耐天倫巴捉爾省之亂且亦禁南摩遜位出都之第三日即有借來斯義士率勤王之衆三萬八千至維也納維也納人閉門不納借來斯者克叻天族人也籍隸恆加利而偏不願與恆加利人同心謂若離奧而自立爲國必有覆亡之禍較屬奧而尤爲酷烈也及是奧人不容入維也納旬月之閒已增至七萬人圍維也納入於內不使之逃出入且時時飛礮入城殺人雖維也納人知不能禦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大叩城門延克叻天族人借來斯入京飛蝶南皇時已在借來斯軍中維也納人納欸之後奉迎以正皇位飛蝶南皇曰朕若再正南面國中人恐難心服朕亦不願膺此重任遂傳位於其猶子翻西約瑟第一○是時恆加利

一千一百萬人、仍欲自分爲一國、不服奧皇之政令、其佔地若干里、其約廣袤與中國兩行省地相似、當其屬奧之時、苦海深沈、幾於不可振拔、凡年中完納糧賦者、皆手胼足胝於南畝之人、及窮苦無所告語之人、其既列縉紳而爲世家望族者、與例俱恩免賦稅、至於養兵之費、養士之費、及教化愚民之費、無一不取之農家、然猶就本身自有田產者而言也、若其甚者、世家之田產、佃民耕種、及其成熟、則盡歸之田主、小民終歲勤動、分毫無所得、至於官吏需用物件、並不根問市價、強行挑取之後、任意擲給錢文、商賈不敢爭論、又若世家子弟、或賒取貨物、或揭借銀錢、不知而誤付之、永無歸還之一日、亦斷不敢有索取之一日、恆加利地方人、雖同族類、而有馬加一旁支、幾古恆加利之半、久懷自主之心、及恆加利聞法人已改爲民主之國、無不歆慕、[illegible]於馬加人遂先起事、亦欲自立

為國歐洲各國之旁觀者皆謂恒加利人日在水深火熱之中今之乘機而起亦未可厚非也○奧國正在大難之中若不能設法收回恒加利人將不成其為國乃恒加利之渠魁可蘇則抱負殊不凡也起事之初諭其衆曰我等今欲自立爲一國分應竭力同心不可挾一毫私意人無論貴賤家無論貧富盡出其所有以充內治外防之費如果勢有所不可力有所不能必俟衿袖其空瓶罄罍恥而後已吾之願亦於是畢矣議既決遂逐奧官而叛奧歷數月之久皆自治其立國之事並不騷擾他人他人亦曰恒加利離奧而自主之規模已可謂粗具矣鄰人有在其本國不能得志者如波蘭如法蘭西如意大利諸國之人皆願往恒加利相助一時之力恒加利之總管兵事者曰哲遇治明於事理嫻於軍政隸其麾下者有練兵十二萬名可蘇以所斂之錢尚不

能敷周轉於是增造紙幣出納一體通用應需經費之際隨宜支付絲毫不存吝惜之心○奧國見恒加利人同懷自立為國之心文武各官又各遵自强之長策環顧本國無有能制其死命者乃遠求於俄國俄皇尼古剌士本深惡歐洲諸國妄思自主之民者也又恐俄國之民亦習染其風氣而亂紀綱也遂於一千八百四十九年道光二九年五月初八日應奧皇之請發兵十五萬人助奧專剿恒加利○奧與俄皆大國也合兵而至恒加利恒加利新立之國諸事草創豈能抗拒然猶竭力支持至數禮拜之久人皆服其膽畧卒之寡不能敵衆弱不能敵强每戰必敗每敗必退土地日以削士卒日以少恒加利各路酋長亦各漸次離心可訢知事不諧撫膺長歎一日以全權盡付哲遜治高飛遠引不知所之哲遜治雖執掌文武全權然念區區之衆豈能當兩大國使再

接再厲亦從自殘其同族之人於是專以金樸向俄軍納欵俄國元帥派司吃味王爵受其降而奏請俄皇赦之此一千八百四十九年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十二日事也恒加利人既敗仍爲奧地利阿之奴僕奧總兵且將前後所獲之恒加利武弁一一殺之嗟此非奧之甘爲要理蔑義之凶人乎

奧新皇佛蘭西約瑟第一知其民心大不服甚至如恒加利之顯然爲敵幾釀滅頂之大禍若不稍從民欲恐難再保太平因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五日特降玉音云自今日始朕知國中之事大半應由汝等小民爲主今汝等各懷良願朕無不俯聽且從今以後治國之制度必令農民皆有自主之權朕於國中之民亦一視同仁毫無歧異等語此旨降後數月正值恒加利人奮力自保其分國之時而

奧之新制度已於一千八百四十九年（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初七日議定頒行畧言奧國須重立議院甚改國法議院中諸議員則准民人公舉且大家小戶名有與官之權不加軒輊國家之於報館亦任其隨意議論不加約束各教雖分門別戶國家亦一體優待一掃昔日畸輕畸重之弊至於學校一節國家亦必籌欵振興務使人人得以讀書似此銳意更張力求整理即在酷意求新之人亦以為心滿意足無所觖望矣然而奧君雖立此制度大半皆出於不得已之故非其本心也是以大難既已削平即漸置諸腦後閱歷三年之久所謂新制度者但有其名而無其實則至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咸豐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奧皇且更下詔凡有新制一律擯棄而仍恃權勢以治其民民雖茹苦含辛國家則褎如充耳矣○新章既立之後諸事雖寢閣不行惟學校一門則已竭力

推廣與民之交益良非淺鮮按照新制內言民間一切幼孩自六歲（西例以過其生日爲一歲十二個月足非如華與之僅過新年即爲二歲也）以上至十二歲以下皆須入塾讀書其年中束脩之費皆官爲籌給不煩其父母於是民間百幼孩中已有七八十幼孩咿唔佔嗶之聲達於里巷直三十年前凡充塾師者半係天主教中之神甫未免黃中不足今日則亦然絕風清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矣○歐洲各國既各具民爲邦本之心區區一奧國斷不能自異於衆仍以壓勢治民一千八百六十年（咸豐十年）奧皇約瑟又特降綸音云今朕忽知之矣欲求有益於國必先上下相通等語約瑟此旨想係出於至誠故旋立議院俾大家小戶員各有與官之權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豐十一年）五月初一日約瑟皇又云今議院定矣國家收大利益在此舉矣（是年雖立議院自一千八百六十五年至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因與普魯士國失和亦仍暫罷議院）及至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同治）

六年不但奧國向所祖庇之日耳曼同族人各有公舉之議員入院議政即與俄羅斯同族之恒加利人亦幾各擅舉官之權是以恒加利人公請奧皇及奧皇后至沛斯武恭上奧皇尊號曰恒加利王奧后尊號曰恒加利妃則其愛戴之情可知矣○當是時也奧兵為普兵敗於沙賭窪奧國前割意大利之地亦唾手而仍歸於意奧皇雖久為日耳曼之盟主亦已為普所削（詳第十六章第九節）艱難辛苦備嘗之矣約瑟皇第一慷慨而諭其臣民曰奧事雖一敗塗地至於此極然使勵精圖治未必遽遜於歐洲朕雖至愚亦未肯遽灰壯志因念此種苦難固屬絕無而僅有然更有大於此者厥維國家制度不善之故今制度已改我民皆得自由仁在無所束縛民既無所束縛自然樂於歸附較之昔日刑驅勢迫政治非出於下民之悅服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且天下憑權藉勢之國

往往有民間之私會大爲國患今與國全無私會此可爲朕能順民心之證彼下情之不能上達者既可剴切直陳又可請其所舉之官在議院中代陳民隱尙安有上下隔閡之憂哉即此寥寥數語可知奧皇實已於自强之治洞達無遺蓋不肯再蹈覆轍致啟離心離德之漸矣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同治十三年奧皇又諭曰奧民既有公舉之官在議院中與國家從長計議我國即不憂內亂矣內事既定外人自不敢侵陵矣自變之餘孰有加於此者哉語尤明白切至

奧民既各有公舉之人入國家之議院閭閻之疾苦達於黼扆之前故雖變亂頻仍而卒能危而後安諸事皆蒸蒸日上統計奧之生齒共有三十九兆每年每百人中以生抵死勻計約增一人國中工作人係綵其平靜飽其願除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光緒十年入口貨物共值英金六十

一兆鎊、迴溯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同治十三年）僅值二十五兆鎊者、幾增三倍之利市、由是以推、可知奧民之富於前者亦將三倍矣、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光緒十年）出口貨物共值英金六十九兆鎊、迴溯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同治四年）僅值三十四兆鎊耳、夫以出口貨物頓增一倍而論、更可徵奧國土產有蓬蓬勃勃不可遏抑之勢矣、土產既多、金銀充牣、斯有餘資多購外來之貨、此理亦甚瞭暢、至奧民之務農者、亦占三分之二、農隙之際、又可入叢林茂樹中伐良材以求售、故出口貨物以糧食、木植為大宗、又有細葛粗麻果實所釀之酒、橄欖所榨之油、皆產自土中者也、又可剪取羊毛、供他邦之織罽、南省人則皆育蠶、每年所繅之絲約值英金二百二十五萬鎊、農家更兼蓄蜂、其有蜂箱一千五百萬座、每年所割之蜜約值英金八百萬鎊、若羊若蠶若蜂、雖以動物而獲利、然亦可

原缺

徵收賦稅之法內有兩端拙劣莫比深識之士皆竊笑之其法若何一曰國家出售彩票以抽博進之利（按此如近年中國愚人爭買西班牙國之呂宋彩票而不知西班牙月抽一頭彩之金也英票大事類此）一曰鹽課（按中國度支所入以鹽課為大宗西人之明於理財者多加訾議與中國將無同）國家歲出之欵有大益於民者一宗學校是也每歲其給英金一百七十五萬鎊（此係英廷所付之款其外又有名紳方捐助之學費亦甚可觀）

英之軍需亦染歐洲之風氣須擲黃金於虛牝幾不可以數計定例男子成丁以後必令入伍三年三年期滿隸其名於豫備兵之尺籍歷七年而始得銷除其入伍期內有事固須從戎即預備期內有警亦應聽徵發故承平之際額兵約合三十萬名若使兵連禍結即可增至一百萬名英本不恃海險沿海之地亦屬無多然亦豫備兵艦且其中鐵甲船甚多費鉅而用未必多也異日者他國或得擬發鐵艦之法彼乘風

破浪者亦復何所用之哉、